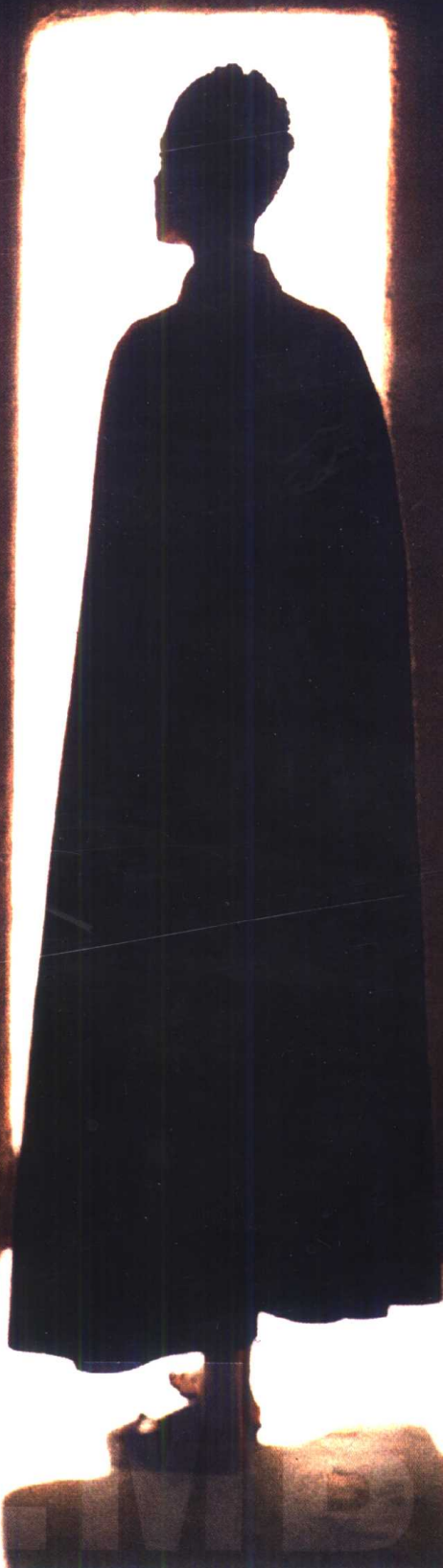


**R**emember

# 记忆

林贤治 章德宁 主编



2

中国工人出版社

REMEMBER

**REMEMBER**

# 记忆

林贤治 章德宁 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2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忆. 第2辑/林贤治, 章德宁主编.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1.12  
ISBN 7-5008-2610-9

I. 记… II. ①林…②章… III. 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2325 号

---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编辑室 (010) 62005034—220/62379038  
发行部 (010) 62005042/62005049  
印 刷: 北京市忠信诚胶印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3.25  
印 数: 1 ~ 10334 册  
定 价: 24.00 元



# 索菲娅·彼得罗夫娜

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

蓝英年 译



寡妇之一 柯勒惠支[德]

1

## 主要人物表

---

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利帕托娃，打字员，小说主人公；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医生，主人公的丈夫，已故世；

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利帕托夫，爱称科利亚，工程师，主人公的儿子；

埃尔纳·谢苗诺夫娜，最差的打字员；

娜塔利亚·谢尔盖耶夫娜·弗罗连科，爱称娜塔莎，最好的打字员；

季莫费耶夫，出版社党支部书记；

阿利克·芬克尔施泰因，科利亚的同学、好友；

杰格佳连科，民警，主人公的邻居。

---

1

丈夫去世后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参加了打字员培训班。一定得有份职业：科利亚还不能很快挣钱。中学毕业后他无论如何也得考上高校。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决不允许儿子不受高等教育……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学打字一点不吃力，况且她比当今这些小姐们文化水平高得多。她成绩出众，很快在列宁格勒一家大出版社找到工作。

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全身心投入工作中。一个月后她已无法理解，先前她怎能不工作？当然，清晨在冰凉的屋里起床，在路灯下一群睡眠不足、脸色阴沉的人群中等电车是很不舒服的；不错，打到下班时脑袋发疼——然而工作多么吸引人，多么有趣啊！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非常喜欢上学，因伤风被留在家里时便哭鼻子，而现在她喜欢上班。上级发现她工作认真，便任命她为组长，算是打字室的领导吧。分配活计，计算页码行数，把打好的纸别起来，这些对索菲娅·彼得罗夫娜都比打字更有趣。小木窗的门一响，她便打开，郑重其事地说一两句话，接过送来的稿件。大部分是账目、计划、报告、公函和指令，有时也有某位当代作家的手稿。“25分钟打好，”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说，看一眼挂钟。“准25分钟。不，准25分钟后，无法提前。”说完关上小窗，不加入大伙谈话。她想了想，便把稿件交给她认为打这份稿件最合适的打字员。如果是社长秘书送来的，

她便交给打得最快、最认真的同时也是文化水平最高的打字员。

年轻时代，在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经常长时间出诊的日子，她一个人呆着烦闷，幻想自己有间缝纫室。在宽大明亮的缝纫室里坐着几个可爱的姑娘，弯腰伏在有如水波一般柔滑的绸缎上，她给她们看式样，量尺寸时说几句风趣的话，免得高雅的女士们感到沉闷。可打字室更好，仿佛更有意义。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现在常常在手稿中第一个阅读苏联文学中的某部新作品——中篇或长篇小说，尽管苏联中长篇小说让她感到乏味，因为讲战斗、讲拖拉机和工厂车间的地方太多，讲爱情的地方太少，但她还很得意。她开始卷过早发白的头发，洗头时水里放点蓝靛，让头发别太黄。她穿着普通黑色工作衫，但领子是用真正旧花边镶的，胸兜里插着枝削尖的铅笔，觉得自己很干练同时还很有风度。打字员都有点怕她，背后管她叫女学监。但都听她的。而她要求自己既严厉又公正。休息的时候她同那些打得又好又认真的打字员亲切交谈，谈起社长的字体太难辨认，谈到抹口红并非对所有人都合适，但对那些连普通字都打错的人态度傲慢。有位埃尔纳·谢苗诺夫娜让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十分头痛：几乎每个字都打错，大模大样地抽烟，工作时聊天。埃尔纳·谢苗诺夫娜让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恍惚想起旧社会他们家雇用的一个脸皮很厚的女佣人。女佣人叫法尼，她对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说粗话，跟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调情

……干吗光留这样的人？

所有打字员当中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最喜欢娜塔莎·弗洛连科，一个稳重的脸色发青的难看姑娘。她从来没打错过一个字，天地空格都留得恰到好处。看她打字仿佛觉得她使用的是特别的纸，而打字机大概也比别人的好用。其实娜塔莎用的纸和打字机都是最普通的——简直难以想象，秘诀就在认真两个字上。

打字室同整个出版社由一道涂着棕褐色漆的木门隔开。门总锁着，都是隔着门交谈。出版社里的人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一个也不认识，只认识室里的打字员，还有分发打字纸的送信员。但渐渐地同所有的人都认识了。过了两星期，一个秃头但长相年轻的很有风度的会计走过来跟她聊天。原来会计认识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二十年前医生彻底治好了他的病。会计对划船运动和西方舞蹈着迷，而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感到高兴的是，会计劝她也参加舞蹈小组。神气活现的上年纪的社长女秘书开始同她打招呼，干部处处长也向她问好，甚至一位头戴海龙皮帽、手持印有自己花体签名皮包、头发斑白的漂亮的知名作家也向她问好，这位作家总开着自己的汽车到出版社来。作家有一次还问她喜欢不喜欢他小说最后的一章。“我们文学家们早就注意到打字员是最公正的评判员，他们率直评判，不抱成见。同我们的评论同志和编辑不同。”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也认识了党支书季莫费耶夫，一个不爱刮脸的跛腿的人。他脸色阴沉，说话时眼睛望着地板，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有几分怕他。他有时把埃尔纳·谢苗诺夫娜叫到木窗前，跟他一起来的还有总务主任。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打开门，总务主任把埃尔纳·谢苗诺夫娜的打字机从打字室搬到机要室。埃尔纳·谢苗诺夫娜跟在打字机后面，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他们向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解释，她被“保密起来”，党支书让她到机要室打党内机密材料。

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很快便认识了出版社所有的人，叫得上名字，知道谁担任什么职务，也认得出谁是谁来：簿记员、编辑、技术编辑和送信员。她上班后的月末头一次见到社长。社长办公室里铺着松软的地毯，桌子周围摆着凹陷的软安乐椅，桌子上有三部电话。社长原来是个年轻人，三十五岁左右，身材魁伟，脸刮得干干净净，穿着一身考究的西装，胸前别着三枚奖章，手里永远握着一枝笔。他同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交谈了两分钟，但在这两分钟里电话铃响了三次，他对着一个电话说话，又拿起另一部电话的听筒。社长亲自把椅子推到她跟前，客气地问她能不能帮个忙。今晚加个班？她挑个打字员，向她一个字一个字读社长的报告。“我听说我写的歪七扭八的字您都认得出来，”他对她说，微微一笑。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为他赋予她的权力感到骄傲，对他对自己的信任也很得意。真

是个有教养的年轻人。听说他先前好像是个工人，被提拔上来。他的手确实很粗糙，不像其他方面……

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参加的第一次全社职工大会让她感到枯燥乏味。社长讲话很简短，谈到法西斯上台，德国国会大厦纵火，说完便坐自己的“福特”离开了。他之后党支书季莫费耶夫发言。他不会讲话，两个句子之间停顿的时间过长，仿佛不再讲下去。“我们应当指出……”他无精打彩地说，接着便沉默了。“我们社里的存稿……”

接着工会主席发言，一位带着胸饰的胖女人。她搓弄自己的长手指，说鉴于所发生的一切，我们首先应充分利用工作日，无情地向迟到现象宣战。最后她声嘶力竭地传达了有关台尔曼的情况，建议所有职工参加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不大听得懂她讲的话，觉得沉闷，想离开，但她怕不允许这样做，严厉地对一个向门口走去的打字员看了一眼。

然而很快会议对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来说便不枯燥了。在一次会上社长报告完成计划的情况，谈到必须完成的生产高指标，而指标的完成有赖于集体中每个成员的自觉的劳动纪律，不仅有赖于编辑和作者的觉悟，也有赖于清洁工、送信员和每个打字员的觉悟。“况且，”他说。“应当承认打字室在利帕托娃同志的领导下现在极为出色地完成任务。”

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胀红了脸，半天不敢抬起眼睛，她最终大着胆子看看周围的人，觉得他们都非常善良美丽。她带着意想不到的兴趣听完数字。

## 2

现在业余时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都同娜塔莎·弗罗连科呆在一起。但她的业余时间越来越少。加班，工会会议，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很快便被增选为工会委员，弄得几乎每晚都没有空闲时间。儿子科利亚不得不自己热午饭的次数越来越多，他同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开玩笑，管她叫“社会活动妈妈”。工会派她收会费。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很少想到工会的作用，但她喜欢往纸上打格，在表格里填上这月谁交了会费，谁没交，喜欢贴邮票，向监察委员会呈交准确无误的报告表。她喜欢可以随时走进社长那间令人肃然起敬的办公室，开玩笑地提醒他已经欠了四个月的会费了，社长同样开玩笑地向来自工会的耐心的同志们赔礼道歉，从钱包中掏出钱来。连提醒阴沉的党支书拖欠会费也没任何风险。

工作的头一年终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她在出版社召开的全体员工大会上代表所有非党人士发言。事情是这样的。出版社等待从莫斯科来的几位负责同志。总务主任是个机灵的小伙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中间露出一条发线，像旧军官的马弁，整天背着画框在社里转来转去，在最不合式的时候给打字室地板打蜡。有一次在走

廊里阴沉的党支书走到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跟前。“党组织和工会”他说，照例望着地板，“决定由你……”他改正说：“由您代表非党积极分子提出保证。”

莫斯科的同志到来的前一天社里忙得不可开交。打字室打所有的总结报告和计划。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和娜塔莎·弗罗连科几乎每晚加班。打字机在只有她们两人的房间里发出低沉的噼啪声。四周，走廊和办公室里，一片漆黑。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喜欢这些夜晚。打完字，从明亮的房间走进黑洞洞的走廊之前，她们还要坐在打字机旁聊一会儿。娜塔莎说得很少，但非常会听别人说话。“您注意到没有，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工会女主席)指甲总是脏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问道。“可还烫发戴胸饰。还不如把手洗干净呢。……埃尔纳·谢苗诺夫娜简直让我受不了。她太不知羞耻了……您注意到没有，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谈起党支书总用嘲讽的口吻。她不喜欢他……”谈完工会主席和党支书，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讲起自己同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的恋爱和科里亚一岁半时如何跌了一跤，扣在洗衣盆底下。这是个多可爱的小男孩，走在街上大家都回头看。老给他穿白色衣服：白斗篷和白风帽。娜塔莎都没什么可说的——一次也没恋爱过。“这样的脸色怎能……”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想道。娜塔莎一生都有倒霉的事。她父亲是沙俄军队上校，1917年死于心力衰竭。娜塔莎那时刚满五岁。他们的房子被没收，不得不搬到瘫痪的亲戚家。她母亲娇生惯养长大，是个没有生活能力的女人。她们母女饿苦了，娜塔莎不到十五岁便出来工作。现在娜塔莎就剩下孤零零一个人：母亲前年患肺病去世，瘫痪的亲戚老死了。娜塔莎同情苏维埃政权，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但未被吸收。“我父亲是上校和房产主，您明白吗，他们不相信我真心同情苏维埃政权，”娜塔莎眯起眼睛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也许是对的……”

每当她谈起未被共青团吸收这件事，眼皮就发红，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赶紧转换话题。

隆重的一天终于到来，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镶进总务主任亲自背来的画框里，社长办公桌上铺了一块红呢绒布。莫斯科来的客人是两个胖男人，穿着进口西装，打着进口领带，上衣衣袋里插着进口自来水笔。他们同社长一起坐在桌子旁边领袖像下面，从塞得鼓鼓的进口皮包里掏文件。党支书穿着竖领衬衫和西服上衣，同他们在一起显得很不起眼。机灵的总务主任和电梯女工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不时用托盘送来茶、夹肉面包和鲜花，款待客人和社长，然后款待所有参加会的人。

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激动得无法听别人发言。她像着了魔似的眼睛离不开玻璃瓶里晃动的水。等主席叫到她，她便走到桌前，先脸对着社长和

贵宾，后又转身背对着他们，接着又侧身对着他们，双手在腰前握住，像童年大人教她朗诵法国祝贺诗那样。她代表非党工作人员讲了话，后来做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保证，总之，她同娜塔莎一起写的讲演稿她都背了出来。

回家后她迟迟不躺下睡觉，等科利亚回来，跟他谈谈今天的会。科利亚通过学校最后的考查，每晚都同要好的同学阿利克·芬克尔施泰因一起度过：他们一起做功课。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在屋里拣了点吃的东西走进公用厨房，点着煤油炉子。“您不工作太遗憾了，”她对和善的民警妻子说，那女人正在洗盘子。“感受太多了，工作给人的东西非常多，特别是如果您的工作同文学有关的话。”

……科利亚回来了，被头一场春雨淋得湿透，饿得要命，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端上一盘汤放在他面前，自己坐在科利亚对面，双肘支着桌子，望着他喝汤。她刚想给他讲一讲今天的发言，科利亚说道：“你知道吗，妈妈，我现在是共青团员了，团委今天批准了。”说完这条新闻他连气都不喘又转到另一个，嘴里塞满面包：学校出的事儿，“萨什卡·亚尔采夫，这个旧制度的笨蛋……”“科利亚，我不喜欢你骂人，”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打断他。“问题不在骂人不骂人：萨什卡·亚尔采夫管阿利克·芬克尔施泰因叫犹太佬。我们今天在支部会上做出决定举行公开的同志审判会。你猜让谁当起诉人？让我当。”

吃完晚饭科利亚马上躺下睡觉，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也在屏风后面躺下了，科利亚在黑暗中给她背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妈妈，是不是妙极了？”他背诵完诗，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给他讲了今天的会。“妈妈，你真行，”科利亚说完马上睡着了。

## 3

科利亚中学毕业，闷热的夏季开始了，但仍不让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休假，直到七月末才让她休假。她哪儿也不打算去，整个七月都渴望早上睡足觉，终于有时间把全部家务做完，上班时工作太忙来不及做完。她想离开噼啪的打字机声好好休息休息，给科利亚找出春秋穿的大衣，还要上一趟坟，再请油漆匠把门重新漆一遍。现在终于让她休假了，可她只愉快地休息了头一天。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养成了上班的习惯，八点钟以前一定醒；油漆匠半小时便把门漆完了；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的坟保护得很好；大衣马上就买好了；袜子两个晚上就都补好了。漫长空虚的日子伴随着钟的滴答声慢慢过去，在厨房里等待科利亚回来吃午饭时同邻居交谈几句。科利亚现在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同阿利克一起准备报考机械制造学院，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几乎见不着他。精疲力竭的娜塔莎·弗罗连科有时来串门(她在打字室暂时代替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索菲娅·彼得罗夫

娜急不可待地向她询问社长的女秘书、工会主席同党支书争吵和埃尔纳·谢苗诺夫娜打字出的错误。还问到在社长办公室里是如何讨论那位招人喜欢的作家的中篇小说的。整个编辑部的人都来了……“难道会有人不喜欢他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两手轻轻一拍说。“初恋描写得太美妙了，同我和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的初恋完全一样。”

现在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完全赞同科利亚的看法，他告诉她有益的社会劳动对女人是必不可少的。科利亚所说的话，报上所写的，她现在认为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仿佛人们永远这么写和这么写的。科利亚长大后，索菲娅·彼得罗夫娜非常后悔先前的住宅让人搬进来。他们是革命初饥饿时期搬进来的。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的书房搬进民警杰格佳连科一家，餐厅——会计一家，只给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和科利亚留下科利亚的儿童间。现在科利亚长大了，需要一间单独房间，因为已经不是小孩了。“可妈妈，让杰格佳连科带着孩子们住地下室，而我们住在宽阔的住宅里公道吗？难道这样做公道？你说呢？”科利亚严厉地问道，向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解释往资产阶级住宅迁入住户的革命意义。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不得不赞同他的话：那样做确实并不完全公道。可气的是杰格佳连科的妻子是个邋遢鬼，走廊里都闻得见从她屋里发出的酸味。怕开窗户怕得要命。她那对双胞胎儿子快十六岁了，可还老写错字。

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失去住宅后聊以自慰的是她被住户一致选为房客代表。她仿佛成了女主人，成为自己私人住宅的管理员。她温和地，但毫不让步地批评会计妻子把箱子堆放在走廊上。好像在社里收工会费那样精确地计算出哪户应交多少电费。她按时到住宅租赁合作社参加房客代表会，向住户详细传达房屋管理员都说了什么。她同住户的关系总的说不坏。要是杰格佳连科妻子熬果酱，总把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请到厨房，尝尝糖放的够不够。杰格佳连科妻子常到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房间来，同科利亚商量，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让她的这对双胞胎儿子别再留级？还同索菲

苏联肃反斗争情景：“挑选社会主义敌对分子的狗崽子”



娅·彼得罗夫娜聊天，说到会计妻子在医院当护士，“谁要落到这位好心的护士的手里，她准把你送到另一个世界去。”杰格佳连科妻子说。

会计已经是上年纪的人了，两腮搭拉下来，手上和鼻子露出青筋。他怕妻子和女儿怕得要命，屋里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然而会计女儿，红头发的瓦利娅，挂在嘴边上的话是“我让她瞧瞧我的厉害！”“去她一边的”。这些话让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发窘。会计的妻子，即瓦利娅的母亲，性格确实很坏。她毫无表情地站在自己煤油炉旁边，有条不紊地数落民警妻子，不是煤炉太冒烟了，便是两个温顺的双胞胎儿子没钩上门。她贵族出身，在走廊里喷花露水，表带上带坠子，说话声音很低，嘴唇微微颤动，但说的话粗俗得要命。发工资那几天瓦利娅央求母亲给她钱买鞋。

“你别梦想，大母马，”母亲平静地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赶紧躲进洗澡间，避免听她下面说出的话，瓦利娅很快也跑进来，洗掉哭肿的脸上的泪痕，对着洗脸池骂出不敢当面骂母亲的话。

总的说来 46 号住宅还算是和睦平静的住宅，不像 52 号住宅，休假日的前六天，几乎每天大打出手。下班后睡眠惺松的杰格佳连科经常被叫过去同看门人和房屋管理员一起做笔录。

在厨房和房间之间慢慢移动的假期结束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高兴得不得了。雨越下越勤，夏宫周围的黄叶子散落在地上，被鞋跟踩进泥里，而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每天早上又穿着雨鞋打着雨伞等电车，准 10 点钟轻松地吐几口气，把自己的工作牌号挂在木板上。周围又是一片敲打声，打字机不时发出的丁零声，翻纸声，开关门的喀哒声。索菲娅·彼得罗夫娜郑重地把整齐叠好、还散发着复写纸味的打字稿交给社长上年纪的女秘书。她往会员证上贴印花，参加工会会议，讨论加强劳动纪律和一个女打字员同一个女送信员的不体面的行为等问题。她依旧有点怕阴沉的党支书季莫费耶夫，依旧不喜欢指甲肮脏的工会女主席，心里暗暗崇拜社长并嫉妒他的女秘书，但不管怎么说他对她是自己的人，已经熟悉的人。她感到自己工作称职，毫不客气地大声批评厚脸皮的埃尔纳·谢苗诺夫娜。为什么还留着她？应当向工会提出这个问题。

科利亚和阿利克考上机械制造学院。他们在榜上看见自己的名字，高兴得决定在屋里安装一台收音机。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不喜欢科利亚在房间里安装什么机械东西，但他非常希望安装收音机的钱比购买冰上帆橇的钱少。中学毕业后利科亚想制造一架冰上帆橇，冬天乘坐它到芬兰湾滑。他弄到一本关于帆橇的书，搞到几根圆木，同阿利克一起搬进屋里，别说扫地板了，在屋里转个弯都很困难。圆木把饭桌挤到墙边，沙发紧靠窗户，摆在地板上成了一个大三角，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一天被圆木绊一百次。可她怎么央求都没有用。她向他们述说她生活如此之不便，如同他

们把一头大象牵进家里，可仍然白说。他们刨木头，量尺寸，打线，一直干到他们确信小册子作者对帆橈是外行，照他的图纸永远制造不出帆橈来为止。

这时他们才锯断木头，乖乖地把木头和小册子一起扔进炉子里烧掉。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才物归原位，为屋子的宽敞和整洁高兴了整整一个星期。

最初安装收音机也只给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带来痛苦。科利亚和阿利克在屋里摆满电线、螺丝、螺栓和薄木板。每晚争论哪种类型的收音机好，争论到凌晨两点。后来装好收音机，但什么消息也没让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听完过，因为他们一会儿想收挪威台，一会儿想收英国台，他们产生了把收音机装得更完善的强烈愿望，每天晚上改装它，最后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把收音机要过来。原来收音机确实是令人喜爱的发明。她自己学会开关，不让科利亚和阿利克再动收音机，每晚收听音乐台的《浮士德》或音乐会。

娜塔莎·费罗连科也来听。她带着刺绣活坐在桌子旁边。她有一双巧手，编的、缝的、绣的餐巾和衣领都非常漂亮。她屋里挂满了她绣的各种东西，开始替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绣台布。

休息日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一清早便打开收音机。她喜欢那郑重自信的声音，向听众报告第四化妆品商店运来大批香水和花露水，或近日将首次上演新歌剧。她禁不住记下所有电话号码以备万一。她唯一完全不感兴趣的是有关国际形势的最新消息。科利亚热心给他讲德国法西斯、墨索里尼和蒋介石，她听着，只是为了不让儿子尴尬。她坐在沙发上读报，只读发生的事故和讽刺小品，或“法庭通讯”，看社论和电文一定打瞌睡，报纸落到脸上。她对娜塔莎从图书馆借的翻译小说《绿帽子》或《三个人的心》比对报纸感兴趣得多。

1934年3月8日是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生活中幸福的一天。清早送信员给她送来一个花篮。鲜花中有张贺卡：“向非党女劳动者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利帕托娃祝贺三八节。党组织和工会恭贺。”她把鲜花摆在摆着列宁全集的科利亚的书桌上，竖立着斯大林半身像的书架下面。一整天她心里暖烘烘的。她决定，鲜花凋谢了也不扔掉，一定把它们压干，夹在书里作纪念。

#### 4

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已经工作了三个年头。她增加了工资，现在每月已经不是领取250卢布，而是375卢布了。科利亚和阿利克已在大学里读书，还在设计院画图，收入可观。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生日那天科利亚用自己的钱给她买了一套小茶具：牛奶壶、茶壶、糖罐和三只茶杯。茶具的花纹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并不喜欢：黄底上画着红色正方形。她更喜欢花

朵。但瓷又细又好画什么还不一样?这是儿子送的礼物啊!

儿子长得很漂亮——灰眼睛，黑眉毛，高个子，稳重开朗，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在最好的年华也没他漂亮。他总像军人那样挺秀，整洁和精力充沛。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看着他心里充满柔情和一种令她不安的烦忧，想高兴又不敢高兴。美男子，身体健壮，不喝酒不吸烟，孝敬的儿子，真诚的共青团员。当然，阿利克也是有礼貌、爱干活的小伙子，但又怎能同科利亚比?他爸爸是维尼查的装订工，那儿有很多穷孩子。阿利克从小住在列宁格勒姨妈家，看来姨妈不大关心他：衣肘打了补丁，皮鞋破旧。他本人又瘦又矮。也没有科利亚那么高的智慧。

有一个念头让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犯愁：科利亚已年满二十岁，可还没有自己的房间。她老同他呆在一起会不会妨碍他的个人生活?科利亚好像在学校里爱上什么人；她曾巧妙地盘问过阿利克——爱的是谁?她叫什么?多大年纪?学习好不好?她父母是干什么的?可阿利克回答得闪烁闪烁。从他眼睛上可以看出，他不是出卖朋友的人。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只从他嘴里问出女孩子的名字：娜塔。可不论怎么说，不管她叫什么，是真正的爱情还是一般的好感，在科利亚这样年纪的人都应有自己的房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把自己的心事告诉娜塔莎。娜塔莎默默地听着，后来脸红了，说道，是的，毫无疑问，当然，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最好有自己的房间，可她就一个人过，没有母亲，那又怎么样呢?没什么!

娜塔莎离题了，不再说话，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没弄明白她到底要说些什么。

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绞尽脑汁，怎么才能把一间房间换成两间，甚至开始存钱，如果需要可以增付房租。但科利亚个人房间的问题突然失去迫切性：优等生尼古拉·利帕托夫和亚历山大·芬克尔施泰因被分配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乌拉尔农机厂当技师。那里缺少他们专业的人材。向他们提供函授读完学院课程的机会。“你不用担心，妈妈，”科利亚说，把自己的大手放在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的小手上。“你不用担心，我同阿利克到了那儿会过得很好……答应在宿舍里分给我们一间房间，再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离这儿也不太远。你有空就到我们这儿来……我知道，你会给我们寄东西。”

打那以后，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下班立即清理衣橱里的科利亚的内衣，缝啊，补啊，熨平啊。她把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的旧皮箱送去修补。现在已是她同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在近卫军协会买皮箱的那样的春天，好像已经是极为遥远的事了，遥远得仿佛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正的清晨。她困惑地看了一眼箱侧破损处贴着画报《田地》上的一页：一位身着拖地长裙、梳着高发髻的袒胸露臂的女郎让她大吃一惊。那时竟有这

样的时装。

科利亚的远行让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不安、难过，但对他包装书籍和写满清晰字体的大笔记本时的麻利动作怎么也看不够。他自己把团证缝入腰带里。动身还有一个星期，可突然变成了明天。“科利亚，你准备好了没有？”早上阿利克走进他们房间问道。这个小个子、大脑袋、长着一对招风耳的同学又说：“都准备好了吧？”

新外衣在他背上耸起一个鼓包，领尖卷起来。科利亚大步向手提箱走去，轻轻一把提起来，仿佛是空的。到车站的路上他几乎甩着箱子走，可怜的阿利克差不多拖着箱子，喘着气，用上衣袖口擦头上冒出的汗。他腿短，头大，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觉得他像动画片中的滑稽人物。阿利克的姨妈当然不肯劳神送他，于是他们三个人，科利亚、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和阿利克在晨雾中昏暗的站台上踱来踱去。科利亚和阿利克激烈争论：哪种汽车耐用、便捷，“菲亚特”还是“帕卡尔德”？差五分钟就要开车时，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才想起，她还什么也没向男孩子们说，没告诉他们路上的小偷和那里的洗衣女工。把洗换的内衣交给女工前一定要数清总共几件，并记下来。决不能吃餐厅里的凉拌菜，凉拌菜往往是昨天剩下的，不新鲜，吃了容易患肠伤寒。她把阿利克叫到一旁，紧紧抓住他的肩膀。

“阿利克，亲爱的，”她说。“您可得多照顾点科利亚……”

阿利克两只善良的大眼睛透过镜片望着她：

“这有什么难的？我当然要照看尼古拉。还能有别的？”

该上车了。科利亚和阿利克马上出现在车窗前。科利亚高高大大，阿利克只到他肩膀。科利亚对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说了句什么话，可隔着玻璃窗她没听见。他大笑起来，摘掉鸭舌帽，用激动欣喜的目光打量包房一眼。阿利克用手指向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比画字母。“不用……”她明白了他的意思，向他挥挥手，猜到“不用担心。”天啊，他们还是孩子呢，完全是孩子，可是要走了！

一分种之后她沿着站台向回走，她在人群中越走越快，不注意地面，用手指抹眼泪。

5

科利亚走后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打字室经常加班，她几乎每天晚上留下加班，攒钱给科利亚买西装：年轻的工程师应穿戴得体面。

不加班的晚上她请娜塔莎到家里喝茶。俩人一起到食品店买两块点心。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在方形茶壶里泡茶，打开收音机。娜塔莎刺绣。最近，娜塔莎接受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建议，拼命喝啤酒曲，但脸色并没变好。

一天晚上娜塔莎离开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家时，突然向她要一张科利亚最近的相片。“不然我屋里除了母亲相片外就没有别人的了。”她解释道。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给了她一张科利亚的相片。长着一双大眼的科利亚很神气。摄影师巧妙地抓住他微笑的一刹那。

一次下班后她们去看电影——科利亚走后看电影成为她们喜爱的娱乐。她们俩人都最爱看表现飞行员和边防军的影片。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觉得建立功勋的牙齿洁白的飞行员很像科利亚。她喜欢电影里的新插曲，特别是“谢谢你，心儿！”和“如果祖国说——定能当英雄”，她喜欢“祖国”这个词。这个大写的词让她心里感到甜蜜的兴奋。每次看到最优秀的飞行员和最勇敢的边防军战士被敌人子弹击倒，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便使劲抓住娜塔莎的手，就像她年轻时候看到影星维拉·霍洛得娜娅从宽手笼里掏出小坤手枪，慢慢对着坏蛋额头举起来时，抓住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的手一样。

娜塔莎再次申请入团，但仍未被吸收。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分担娜塔莎的悲伤：可怜的姑娘多么需要社交啊！可到底为什么不吸收她呢？姑娘干活勤快，衷心拥护苏维埃政权。工作出色，可以说比任何人工作得都好，这是其一。有政治觉悟，这是其二。同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不同，娜塔莎每天都把《真理报》从头到尾看一遍。不论国际形势还是五年计划建设她都讲得头头是道，不比科利亚和阿利克差。听到浮冰撞破《切柳斯金号》轮船的消息激动不已，一直守着收音机等候消息。从所有报纸上剪下沃罗宁船长、施密特宿营地以及飞行员的图片。听到第一批得救人员的消息她在打字机后面哭起来，眼泪滴在打字纸上，她幸福得弄坏两张打字纸。

“不会让人死的，不会让人死的，”她不断重复着，擦掉眼泪。多么真诚的姑娘啊！可现在仍没吸收她入团。这不公正。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甚至在信里把娜塔莎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事告诉科利亚了。但科利亚回信说，不公正正是阶级概念，而警惕性则必不可少。不管怎么说娜塔莎是资产阶级——地主家庭出身。杀害基洛夫同志的法西斯走狗还没从全国肃清。阶级搏斗正在进行，因此吸收党团员时必须严格审查。他还写道，几年后大概会吸收娜塔莎入团，建议她阅读列宁、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作笔记。“几年以后，”娜塔莎苦笑了一下。“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大概忘了我已经二十四岁了。”“那就直接吸收您入党，”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安慰她道。“二十四岁算什么？青春年华。”娜塔莎什么也没回答，但这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拿走了科利亚的一卷列宁著作。

定时收到科利亚的信，六天一封，休息日前收到。他是多好的儿子啊，从不忘记妈妈时刻想念他，可他那边有多少事啊。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刚一上楼梯，便从手提包里掏出钥匙，快步向上爬，爬上四层楼喘着气

